

慕容苹果 / 著

一曲新词酒一杯

晏殊传

一曲新词酒一杯，去年天气旧亭台。
夕阳西下几时回？

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。
小园香径独徘徊。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——《浣溪沙》

一曲新词酒一杯

晏殊传

慕容苹果 / 著

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曲新词酒一杯：晏殊传 / 慕容苹果著. —北京：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，2017.1

ISBN 978-7-5639-5022-5

I. ①一… II. ①慕… III. ①晏殊(991~1055)—传记
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79140 号

一曲新词酒一杯——晏殊传

著 者：慕容苹果

责任编辑：李周辉

封面设计：尚世视觉

出版发行：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(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 邮编：100124)

010-67391722 (传真) bgdcbs@sina.com

出 版 人：郝 勇

经销单位：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：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

印 张：7.75

字 数：132千字

版 次：2017年1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：ISBN 978-7-5639-5022-5

定 价：30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010-67391106)



前 言

再没有哪个朝代能风雅如宋朝，上至君王，下到大夫，皆通笔墨。

这里有奉旨填词的白衣卿相，有细雨骑驴的落魄官员，有举杯邀月的红杏尚书，还有燕然未勒的白发将军。

在这些人中，晏殊无疑是一道不可忽略的风景。

他是位高权重的宰相，世间荣贵月中人；

他是游戏花间的多情客，记得玉真初见面，玉钩阑下香阶畔；

他是饱读诗书的文人词家，晚年亦笔耕不辍；

他是情路坎坷的檀郎，情深不得，鸳鸯失伴；

他是天资聪颖的神童，纵然殿前御试，也是“神气不慑，援笔立成”。



在长达五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，晏殊并没有值得称道的功绩，不过是一介太平宰相，富贵闲人；而在他漫长的创作过程中，那些词无一不风雅清丽，如落玉滚珠，是浑然天成的意境。

他不是纯粹的忠臣，论赤子之心，刚毅不如欧阳修，耿介不如王安石，方正不如范仲淹，那场庆历新政中，他始终态度模糊。但他的识人之术无人可及，且极力提携后辈，桃李满天下，且不论富弼、欧阳修、范仲淹等，连赫赫有名的苏家三父子都可以算在他门下。


他无心政务，却又提拔了一个又一个青年才俊；

他对后辈亲密无间，毗邻相居，却也会对自己的学生冷言相对，心生芥蒂；

他喜好宴饮，日常饮食却很清淡，不沾荤腥；他爱好出游，却又时时悲悯春光易逝，良辰难留；

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的人。

我们再也无从得知真相，那些锦绣的过往都被时间掩埋，那个小园香径独徘徊的身影也渐渐远了。幸而还有一部《珠玉词》，字里行间，伊人未逝。



目 录

第一章 少年游

第一节 清风明月好时光 / 003

第二节 望尽天涯路 / 016

第三节 醉来拟恣狂歌 / 029

第二章 折桂令

第一节 长安多少利名身 / 043

第二节 世间荣贵月中人 / 056



第三节 资善堂中三十载 / 072

第三章 升平乐

第一节 未知何处有知音 / 089

第二节 人生乐事知多少 / 103

第三节 荷君恩，齐唱望仙门 / 119

第四章 青衫湿

第一节 愿年年今日，喜长新 / 135

第二节 闲愁闲闷日偏长 / 149

第三节 明月不谙离恨苦 / 162

第五章 诉衷情



第一节 当时轻别意中人 / 181

第二节 时光只解催人老 / 194

第六章 醉花阴

第一节 闻琴解佩神仙侣 / 209

第二节 一曲新词酒一杯 / 223



第一章 少年游

第一节 清风明月好时光

双燕归飞绕画堂。似留恋虹梁。清风明月好时光。更何况、绮筵张。

云衫侍女，频倾寿酒，加意动笙簧。人人心在玉炉香。庆佳会、祝延长。

——晏殊《燕归梁》

汴京的春天来得格外早，满城杨柳，终日飞絮。

桃李还是含羞带怯的模样，枝头只挂着小小的花苞，渗出零星的绯红色。那点若有似无的妩媚，就好像豆蔻女子的笑，倚门回首时，半遮半掩面，别有滋味。燕子则三两成群，悠然自得，它们从南方而至，一路山水，满身风雨，给这座都城衔来了春日的节令。

百花已争春，寒梅仍料峭，满城的花团锦簇呼之欲出，



却并没有收到想象中的热烈追捧。这座都城追随着那高高在上的金銮殿上的主人，不喜富丽，改爱风雅。

这是淳化二年（991年）。这一年，宋太宗新设了内殿崇班和左右侍禁；名将刘福逝世，宋太宗下旨立遗爱碑，万世留名；审刑院设立，与大理寺、刑部协同断案；监察御史祖吉受贿，事发，伏诛；节度使李继捧降辽，受封西平王；女真首领入朝，请宋朝发兵共平三栅，太宗拒绝出师，女真转而降辽。

当然，再大的腥风血雨，也不过是护城河下的暗涌，无人留意，也无人看得透。对于生活在底层的百姓而言，他们的日子依旧热闹鲜活，就像一锅刚蒸好的包子，皮薄肉美。

晏殊写过一阙《迎春乐》，北宋的风流文雅在词里呼之欲出。

长安紫陌春归早。鞦韆垂杨，染芳草。被啼莺语燕催清晓。正好梦，频惊觉。

当此际，青楼临大道。幽会处、两情多少。莫惜明珠百琲，占取长年少。

春天是热闹的，无处不引诱着人们的眼睛和耳朵：鲜活的色彩跳跃在枝头上，红的粉的蓝的紫的，幻化成各种不知

名的花，还有姑娘们繁复艳丽的罗裙，让人目不暇接；婉转的声音同样迷人，不绝于耳，有窗外啁啾的黄莺，有帘子外飞来飞去的燕子，有青楼上珠圆玉润的歌声。

因为这股热闹，空气里都散发着丝丝缕缕的情意，如同稠密的饴糖。贵人们驾车出游，饮酒作乐；年轻的男女们相约出门踏青，躲在那垂杨深处，悄悄地互赠信物；勤劳的老辈们则忙着扫墓祭祀，去郊外采摘蒲草，顺便听一听社戏。

这大好春光如此难得，这太平盛世也千金难换。

从皇都御街的两旁向外，商市热闹，人群熙攘，满目都是繁华的景象。不知谁家在设宴，笙簧之音传了出来，罗衫的侍女进进出出地忙着，引来不少张望的目光。

北宋，这个国家刚经历了皇位的更迭，“烛影斧声”的传说在民间不胫而走，谈起这桩皇家秘密，人们总是会心一笑，压低了声音，神色却是异样的畏葸和亢奋。

兄死弟及，宋太宗赵光义的皇位并没有那么名正言顺。然而，流言背后是日益强盛的国势，一日三餐的温饱似乎比任何丹青笔墨都管用。史官昏聩欲睡，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，最终杜撰了“金匮之盟”的佳话。

士农工商，谁都是命如蝼蚁的存在，那青史几册，纵使留下名姓，最后也都翻云覆雨，转瞬成空。真相如何，不必



计较，它永远地埋在了时间里，成了秘密。历史从来都不缺少秘密，对汴京的每个蓬门小户而言，能握在自己手里的，才是日子，才是真真切切的生活。

此时的北宋，就像这眼前绚烂的春色，雷霆雨露，隐隐露出盛世的前兆。这固然不是最好的时代，却也不是最坏的时代，有花待放，有琴待鸣，有粉墨已登场，这足够唱起一出传奇。

就是在这一年，晏殊出生了。

抚州离京都不远，沿着汴河蜿蜒而下，江南就近了。山外青山楼外楼，春水连绵，草长莺飞，美景连连，就如同展开了一卷上好的画轴。

十里珠帘，笑靥如花，婀娜的姑娘歌喉婉转，一如枝头雀跃欢呼的黄鹂，一声高，一声低，远近都是诗。人人都说江南好，游人只合江南老，不知道是江南留得才子，还是才子成就江南，这里文人辈出，经久不衰。

在抚州临川的香楠峰下，是晏殊的老家。青砖白墙，梨花院落。

晏殊的父亲晏固是抚州的手力节级，一个微不足道的低级官吏；他的母亲吴氏则是一个普通的村妇。晏家虽然算不上寒门，但也远不是簪缨世族，谁也没有留意这个不起眼的小官吏家庭。日后那个位极人臣的宰相、风靡京都的富贵闲

人，此时还是个嗷嗷待哺的婴孩。

嫩绿堪裁红欲绽，蜻蜓点水鱼游畔。一霎雨声香四散。
风飏乱，高低掩映千千万。

总是凋零终有恨，能无眼下生留恋。何似折来妆粉面。
勤看玩，胜如落尽秋江岸。

如诗如画的临川就好似这一阕《渔家傲》，孕育了晏殊的灵性，小小的他如同一株植物，贴着宅子向阳的墙壁，慢慢地拔节。

晏家附近或许有一汪池塘。夏至过了，荷叶从尖尖角变成了翡翠似的玉盘，蜻蜓仍然不时地飞来。它们更爱那含苞待放的荷花，总是围着那刚露出的红色打转。村里的孩子们喜欢跑过来捉蜻蜓，顺便等着莲子成熟，他们有人赤着脚，有人大着胆子去摘荷花，而晏殊总是在一旁看着。

六月的雨总是突如其来，那亭亭的荷叶立刻弯了腰，水珠四处飞溅，好像打翻了一斛珍珠。风也赶来凑热闹，搅乱了一池水，吹得荷花更加红了脸，连鱼儿也急急忙忙地躲藏。晏殊一手拉着哥哥晏融，一手擎着硕大的荷叶，那是哥哥新摘的，翠色如玉，刚好用来避雨。

周围的小伙伴都慌不择路地跑着，嘻嘻的笑声随着雨声



滴答，晏殊的心里生出一股隐蔽的愉悦，就像躲在荷叶底下的鱼儿，欢快地吐出一串小小的泡泡。

大概没有人会想到，这两个顽皮的孩童，将来都是国之重臣，尤其是晏殊，他将会是北宋一道亮眼的光。

人生就是一幅姹紫嫣红的绣品，红的花，绿的叶，黄的藤蔓和白的果，满眼都是五彩缤纷，谁也不能参破飞针走线般的伏笔。人生又如同饮茶，一盅上好的大红袍，杯盏是玫瑰紫的钧窑釉，过了滚水，茶叶沉浮各异，谁也不能看透最后的起伏。

殊者，异也。父母总是毫不吝啬地将一切美好的字眼赠予子孙。晏殊，这个名字寄托了晏固对儿子的所有憧憬，他希望儿子与众不同。

什么才是与众不同？是衣紫腰金，高车大马？是家财万贯，堆金积玉？是才高八斗，博古通今？也许都不是，也许都是。

父母之爱子，则为子计深远，或许晏固只是单纯地希望儿子平安成人，安稳喜乐。和汲汲而生、汲汲而死的世人相比，这才是最大的“殊异”。

在父母的殷切期盼下，晏殊一天天地长大，他逐渐显露出聪慧的天资。懵懂的他并不知道，汴京已经风云又变，只

等金鳞出池，大展宏图。

纵使江山在握，宋太宗的龙椅坐得并不心安。赵匡胤留有子嗣，赵德昭与赵德芳两兄弟都是一时俊杰，虽然宋太宗对外宣称自己是受命登基，可面对着越长越大也越来越优秀的两个侄子，他不能不心慌。

覆巢之下无完卵，赵德昭与赵德芳本该是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人，最后却不得善终。

赵德昭死时，年仅二十八岁，只因宋太宗疑心他有夺位之意，他被逼自刎。两年后，赵德芳也骤然离世，死因不明。

史书上难免有晦涩的时刻，或许是染了血水，或许是沾了泪水，有些故事总是会变得模糊。两兄弟的死几乎是必然，可叹他们明明是皇室的高贵血脉，明明离皇位只一步之遥，往日，这都是烈火烹油、鲜花着锦，转眼却变成了杀机。

木秀于林，偏偏没有能力保护自己，这就像一个捧着金碗的小孩招摇过市，暗地不知引来多少人覬覦。

最是无情帝王家，或许，他们也有过不忍，只是卧榻之侧，难容他人酣睡。

宋太宗得知赵德昭的死讯，赶到了王府，抱尸痛哭，说道：“痴儿何至此邪？”

手足血亲，痛如断臂。大概这时他有过一点真心，他哀恸于侄儿的横死，也惊诧于侄儿的敏感，但他肯定没有悔意，